



715

慈勤學生

第二卷第三十四期合刊

慈勤女中學生自治會出版



慈勤學生

第二卷第三十四期合刊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

慈勤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

——廈門鼓浪嶼三埕田——

印刷者

：

育源印刷鑄字公司

廈門鼓浪嶼和龍路

楚女參加市學黨演說賽冠軍紀念
 勤中門中學生代表

民國二十四
 年六月八日



歡迎洪瓊珠施惠治兩同學參加省運凱旋 民國卅九年九月



慈勤女中學學生自治會第十一屆職員



慈勤學生二卷三日期目錄

談談開發西北問題	馮冲(一二一)
喜訊	育奇(一二七)
童養媳	禾子(一三〇)
回國	一寶(一三一)
革命與求學	自治(一三四)
漫談	白金(一三七)
我的家鄉	淑暉(一四一)
怎樣做模範女子	尙勉(一四三)
記遊東山	朝暉(一四九)
窗下隨筆	莊嚴(一五一)
你應該做自然聰明的嬰孩	一先(一五四)
蠶花大熟(獨幕劇)	黃華(一五五)
人生的目的	唯善(一六五)
阿銀的悲哀	珮華(一六七)
悵惘	菽花(一七〇)

關於聽器官的常識

章彬(一二一)

中秋月夜

珠(一七六)

蕭伯納作劇的目的及其成功的祕訣

林希莊(一七七)

離別的前夜

阿玉(一八一)

一個晚上

金花(一八四)

由銀貨幣的使用說到銀本位的確立

鶴峯(一八五)

寫在全省運動會之前

珍珠(一九五)

少年筆耕(獨幕劇)

秀緞(一九七)

從意亞戰爭說到中國

珠治(二〇三)

月明之夜

李令運(二〇六)

細胞學的現在

CT譯(二〇七)

苦與樂

淑清(二一五)

海行

白金(二一七)

學術研究之態度

林希莊(二二一)

意亞戰爭的感想

令賢(二三二)

喜訊

育奇

從學校裡回來，好像有什麼緊急的事似的，慌慌張張地把書本拋在桌上。偶然一瞥，奇怪！那裏

來的一張請帖？爲着要趕快去找E姊，本不想把牠揭開，可是，不知怎樣的，右手却不由自主的拿了起來，同時左手也來幫忙。哈！險些兒錯過了這麼重要的一件喜訊！原來是K姊結婚的情報呀！真該死，這麼親熱的朋友，爲什麼事前不讓我知道？是怕羞，還是爲了什麼？聽說從前有個姓N的——是什麼大王的三公子很愛她，天天在追逐她，這張喜帖中的男家正是N氏，這一定是他了。她也愛上他了吧？這豈不是可喜可賀的嗎？

爲要作弄她，開她的玩笑，便不去找E姊，直向她家走去。

不錯，喜事的消息，從她家人的臉上洩漏出來了：二嬸是她家最能幹的婦人，正在廳中裁衣，李媽，那個多年的老媽子，正在磨米圓，她的母親也在指東話西的籌劃一切，孩子們都在湊熱鬧，只有這位新嫁娘，却不知躲在那裡。大概是怕難爲情，躲在房中不好意思出來吧？

我闖進她的房中。

——爲什麼呢，她也不在這裏？我正在驚異的當兒，忽然聽到一種聲音，定睛一看，才發見她是

躲在床後。

「我的新嫁娘！人們忙的那麼熱鬧，你却若無其事的躲在這裏？不好意思嗎？虧你這位『口若懸河』的女演說家！」我嬉皮笑臉地襲到床後。

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不回答一句，只翻了一個身，把裝着若笑的臉向我用手示意，教我坐在床邊的搖椅上。

「出來見客吧！快要做別家的人了，還不快來和老友談幾句知心話？」我還是不放鬆的進攻着。

她中了這一箭，方無精打采的走出來。但她的臉色，不知怎樣，却是非常難看，眼睛也有點紅腫，看來似乎不像個快樂的新嫁娘，而是成了個充滿着憂鬱與淒傷的淚人兒。

——她既願意和他結婚，又爲什麼要這樣悲傷

呢？我在猜疑之間，忽瞥見桌上躺着一張青年男子的相片，他，梳着光閃閃的頭髮，穿着十分齊整的西裝，那雙多情而又深思的眼睛，那副堅決中帶着聰穎的表情，却叫人不敢把他錯看做通常的花花公子。

「這是N君的相片吧？」

「……」她只點點頭。

「那麼，這位聰穎而多情的美男子，是屬於你的了。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呢？」

她晶瑩的眼淚滾下來了。我素來頑皮的態度也頓時收斂，不敢再貪嘴了。大約沉默了十分鐘的光，她纔啾啾地迸出了這一句話：

「育！我此生是完了！」

我似乎被傳染一般，莫名的悲痛竟充滿心懷，

頭也不得不俯下去。

「我被出賣了！」她抬起紅潮滿臉的頭，一雙曇着淚水的眼睛直瞪着我。

「他不是你的愛人嗎？」我指着相片。

「他就是我的買主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急切地望着她。

從她斷斷續續告訴我的話中，纔知道她原來是給她的爸爸出賣了。因為她爸爸生意失敗，負了××大王的一筆大債。他不能把他的女兒去巴結他

，藉以支持他形將破產的生意。她說她爲着她爸爸的面子，爲着救活一家人，不得不犧牲自己，可是想起將要入那個花花公子的牢籠時，她又不能不悲傷了。

我和她辭別之後，便回到家裏。那天晚上，看書看不下去，睡也老睡不着，我所敬愛的K姊那種生又不可死又不得的悲壯與慘痛的神情，却永在我的腦中盤旋着。

雜 錄

一 蓮

假如本性愚蠢的人，任憑你怎樣有理論替他解釋，也不過是「對牛彈琴」而已！

二

奉勸自恃聰明的人們，做事不要過於驕矜自持，因爲「聰明常被聰明誤」！

童養媳

禾子

她熬不住翁家的打罵，回到娘家來了。

她自己深知她命運的乖舛，所以一回到娘家，早起晚睡，日夜操作，不敢有絲毫的偷懶。雖是這樣，她的姐姐還是對她時有煩言。

「我這樣勞苦拚命的操作着，人家還要說怪話；倘若不呢，不知人家要……」一天，他背着姐姐冷然地對鄰居這樣的長嘆了一聲。

大約她是操作過於勞苦吧，所以過了幾天竟害起病來了，她在病中，雖是身肢支持不住，但還是勉強起來煮飯、洗衣服……

她害病的消息、在不知什麼時候竟傳到翁家去。她的未婚夫就買些水果和匹花布恭恭敬敬地親身

送到岳母家裡。她一見了她的未婚夫和這些東西，如見冤家一樣，更是怒不可遏；在他去後，她只是呆呆地坐在門檻上默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人家情分做到這個地步，你還要埋怨什麼呢？」她的姐姐似乎對她有些不滿意了。

這時候，她滿腹的悲酸苦楚，她的姐姐是猜不透的呢。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無論怎樣，總要將就下去，況你從小又是吃人家的奶呢，所以更不能……他雖跛腳，但是……」祖母也插着嘴。

「哼，哼……」她無言無語的坐在門檻上暗自彈淚，淚珠點點的滴落在衣襟上了。

回國

一 寶

親愛的珍姊：

光陰過得何等的飛速呀！怡島一別，忽忽將近三個月了。追想到我們同在一塊兒時，不免引起我的惆悵。

姊，我真是對不住你，我竟把你所叮囑的話，讓他隨風飄去了。要不是前天接到妹妹的信，說起你的近狀，幾乎把你忘了。我因為回國後，便入學校，今天溫習數學，明天又忙着理化，校裏的功課，把我纏的連寫信的工夫也沒有。姊！你肯赦免我不給你通訊的過失嗎？

當我買棹回國時，你不是再三叮囑我把回國的

情形告訴你嗎？好，如今趁着國慶假日，把舊事來告訴你吧。可是當日的情況，已模糊記不清了，只得將日記抄在下面。

七月十八日 舟中

黃昏時抵怡朗，天氣清和，風平浪靜。

飯後，散步於房外。忽然下了大雨，颶風漸由遠而近，吼吼的叫着，我怕得很，趕快跑回房裏。

十九日

霹靂一聲，把在夢中的我驚醒過來。我立刻爬起來開窗一望，那可怕的暴風，好像發怒的向我吼

叫，我怕極了，連忙把窗門關上。

早飯後，可怕的暴風還不息其怒，狂浪也不時打着船邊，船身顛簸得很利害。在這所謂「朕不知命在何時」的當兒，只好暗自彈淚。

二十日

下午三時許遠遠望見個島嶼，我以爲目的地到了，快活的了不得。不料這船乘風破浪，走錯了路，竟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風浪逐漸地平靜了，天空的黑雲也被清風趕走了。綠波之上，蕩着小舟，海鳥在舟上盤旋，這也不能不算美景。五時半，船纔徐徐的泛入那小島——把拉望。天晚了，不能上岸。

廿一日

可怕的暴風已完全過去了，早上再跟太陽相會

。兩天不見的太陽也依戀似的照着我們。早飯畢，哥哥邀我登岸玩耍去，想不到我們所到的把拉望，原來是個病人國。這島嶼爲菲列賓病人的集中地，裏邊建築有大規模的醫院，島上除了大夫、牧師和政府的人員外，住良都是由菲列賓四方來的病人。國中凡患了癲瘋、肺癆等大病症的人，都被政府送到這島上來。

醫院分有癲瘋醫院和肺癆醫院等，這兩種患者幾無接觸的機會，因爲預防他們互相傳染。醫院的外邊，都有廣大的操場，患病者每天早上必在太陽光下舉行日光浴。每到星期日，他們就成羣結隊的到教堂做禮拜。各院的設備樣樣都很完滿，病人都似乎很快樂的在過日子。

廿二日

今天不能再下小舟登岸了，政府爲預防病症之傳染起見，故禁止參觀。在船上難過極了，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直到下午四點半纔離開把拉望。

廿三日以後

四圍都是浩浩的水，看不見什麼。當日薄西山時，登舵樓看落日，其實也夠有趣的。可是這種情景，很難描寫出來。

船上的生活我討厭極了。日子過得很慢，三天的時光好像過了三年。

廿五日

早晨抵岷尼拉，又看見陸地了。海上日出，美麗極了。岷尼拉是個繁盛的都市，街衢整潔，學校林立，爲全國教育之中心。風景也還不錯，可惜時

間關係，只得匆匆的遊覽一回。

廿七日以後

傍晚，船再啓行，從此漸漸的不見東南方的陸地了，再到海的盡頭，已是祖國的領土了。沿途有奇形的島嶼，美麗的山峯，及那碧綠的海水，使我快活得很。可是那快活的日子，偏飛似的過去。

廿九日

哈喇路亞！祖國到了！船泊在廈門港內，呀！我所羨慕的故鄉，今天給我親目看見了。

學校的生活，對你說也無味，就此擱筆了。

你時時給我寫信！祝你

精神愉快！

妹
寶上十月十日

革命與求學

自治

革命的意義，就人類的生活上說：就是用急進的方法，革除種種障礙人類、社會、國家、以至家庭及個人的生存上種種的惡習和組織，而建設新的，善良的習性和組織。所以革命也者，一方面是關於道德的問題，一方面是關於制度的問題，而歸納起來，不外是求社會文化之進步，個人身心之發達；而民族生命，國家生命之保持發展，也可以包含在這兩點裏面。至於求學的意義：是求知——是人類對於事理不會探討而學探討；一有不明，即質疑問難以求明；日積月累，求得相當的進步，縝密之思想，靈敏之判斷，遠大之目光，合宜之措施。

照此講來，革命與求學，判然是兩件事，自不能混爲一談了。其實不然，革命與求學只是一件事而已。有人說：「吾人是爲學問而學問」，又有人說：「埋頭書案的人，不配談革命」，更有人說：「吾人必須一面努力求學，一面努力革命事業」，這都是一偏之見，而未明革命與求學的深切關係。試問我們爲什麼要求學？我們更爲什麼要革命？照第一說，是視學問爲裝飾品的，獨利的，照第二說，是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照第三說，是一身兩任的。他們又何嘗明瞭革命的偉大，更何由知革命因學問而偉大？要知道世界上一切革命事業沒有一件

能離開學問而單獨進行的。譬如革命是大船，學問是深水。有了深水，大船纔無擱淺之憂。徒有深水而不在其上行船，海洋又何異行潦？

革命不是破壞的，是建設的；爲了建設纔不得已而先有破壞。革命是澈底的，整個的，而不是妥協的，部分的；建設也是根本的，永久的，而不是枝節的，暫時的；不由破壞而成的建設，是不澈底的，無根本的，就算不得是革命。凡不以建設爲目的

的破壞，或只以民生問題爲煽惑，而沒有民族民權的計劃的，算不得是革命。凡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或只有民族的號召，而沒有民權民生的計劃，也算不得是革命。凡只求相安一時，隨便妥協，只有一點民權的要求，而沒有民族民生的計劃的，更算不得是革命！既已知道：根本的建設非學問不可

，不是根本的建設，便不是革命，那末革命當然非學問不可。如果離開了學問，就無從完成革命的全功了！如總理創造了三民主義來做我們革命的根據，三民主義是由總理讀破了萬卷書和得到的一切學問所綜合而成的。一切真建設都不出它的範圍，誰也知道：除了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範圍，再沒有更好的建設，誰也知道：這是航行艤艫的大水。但誰知道，這都是總理學問的結晶！

總理說：「革命的基礎，是在高深的學問。」三民主義既是革命的根據，假使我們沒有縝密的思想，靈敏的判斷，遠大的眼光，合宜的措施，如何認識三民主義？如何施行三民主義？更如何能施行三民主義久而不弊？更如何能做到「天下大小，遠近若一」的世界大同？所以革命是不能離開學問的

。我們既認定所求的目的是爲革命，纔是真正的學問，有真正的學問，將來纔適用於社會，才能達到真正革命的目的。

總理的遺教：「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們要繼續總理的工作，以求革命的完成，必賴

於努力。我們既知革命是非學問不可，我們更應努力求學，並要認定「求學是爲革命！」向前努力，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

總之：徒談革命而不求學，是無根底的革命；徒誇學業而不爲革命，是無用的學問。

三

雜

坐上了人力車，就會聽見喘息呻吟的聲音，進入了戲院裡，就會聽見歌喉婉轉的聲音。同是人類發出來的聲音，其苦與樂，何啻天壤之別？

四

錄

「能說不能行」者，固不足取，但專站在旁邊說人家「能說不能行」而自已却把手插在褲袋裡觀望者，更不足取。

五

自己不明瞭某種學問或技術，還說人家「不學無術」，這是何等荒唐呀！

漫談

白金

一 談花

花，大多數人都愛惜的；尤其是那些閒情逸致的古詩人。他們愛惜花的程度，超人一等，有的代牠做了護花鈴，護花幡，有的更替牠做了綠章，代乞清陰，微雨。他們都認牠是件久成詩料的東西。

我也愛惜花，但自覺愛惜的程度，還不如那些古詩人。莫說我是沒工夫，就是有，環境的制限，也使我無法做那護花幡一類的韻事。我貧無隙地，可以蒔種一株半朵的花兒，每日只得靠着門前，向那深巷賣花者買來幾朵，無論是那一季那一色的花

，都把牠安插膽瓶中，放在書案上，朝夕供伴，聊盡一些愛惜的情懷而已。想起「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自買花」的句子，恰好爲我一部分愛惜花的寫照。

推想那愛惜花者的心理，大都總是爲了牠的緋紅姚冶，明豔欲流，與夫牠的耐人聞嗅的清香而起愛惜已耳，此外別無涵義。那些古詩人，雖說是他們爲了牠是件久成詩料的東西而起愛惜的，但究其根柢，却另含有一種更深長的愛惜花的情緒。他們以爲花是美人的前身，霎時間牠的飄零彫謝，便是美人的命運，因爲不忍美人的紅顏薄命，所以唯一